

## 回忆高景德校长两三件事

○赵 伟（1977级电机）

前不久，我在参加高景德校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筹备会议时，拿到了一本《高景德先生纪念文集》，其中一篇篇回忆、缅怀高景德先生的文章，深深地感动了我，并一下子就勾起了我与高景德校长几次接触的难忘记忆。

### 高景德校长让我挑担子

1986年10月，我作为中国与苏联恢复互派的留学研究生，到当时的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工基础理论教研室攻读副博士学位。我们同去的10人中，清华大学派出的有4位，即水利系的吴况，经管学院的裴

建胜，热能系的姜培学，以及电机系的我。其中，我年龄最大，因为我高中毕业就下乡插队了三年，之后赶上国家恢复高考，是从插队地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

1987年冬的一天，忘了是谁通知的我，说高景德校长来莫斯科了，就住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附近的大学生饭店，高校长希望我们当晚到他那里去，想见见我们，有事想与我们商量。于是，我们4人当晚就在约定时间，到高景德校长所住宾馆去见了。记得一见面，高校长就热情地向我们每个人询问学习和生活情况，并



1984年7月，电机系电机专业1979级毕业合影。第2排左10为高景德

## □ 纪念高景德校长百年诞辰



高景德先生（中）与电机系教授讨论学术工作

告诫我们，要尽快地过好语言关，并给我们分享了他对搞好学习首先要掌握好俄语重要性的认识和体会。之后，高校长讲，他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教育处去见了教育参赞张健。张参赞跟他讲，留苏人员总会正值换届选举，清华大学派来了4名副博士研究生，所以，大使馆教育处希望新一届留苏人员总会主席由清华大学选送的某位副博士研究生来担任。于是，高景德校长就征求我们每个人的意见和意愿。在我们4人中，我年龄最大。但是，虽然我上中学时外语学的是俄语，可插队三年后考取清华，大学就改学英语了。而他们3位，除中学是学的俄语外，大学期间选学的外语都仍是俄语。所以，我向高校长表示，自己的俄语能力在4人中是最弱的，我要抓紧时间把语言搞上去，故不适合做留学生总会主席。但其他3位同学，也都找出理由推脱说自己不胜任，且他们共同都推举说我最合适，因为我年龄最大，且大学期间和留校后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和辅导员等。高景德校长听了我们的表态后，想了想说，大使馆教育处领导希望你们当中的某位出任新一届留苏人员总会主席，就是对咱们清华大学的充分信任。

清华不光要顶着光环，还要在有需要的时候冲得上去，敢于承担责任，把留苏的学生组织建设好。赵伟，你年龄最大，大家也都信任你、推举你，你就勇敢地承担下来吧。有什么困难，多请示汇报大使馆教育处的领导；你们几位，也要多给赵伟以支持和帮忙。咱们清华选派出来的青年教师，就要帮助大使馆教育处办好留苏的学生组织，使大家在苏联仍有在家的感觉。你们一起努力，我充分相信你们。就这样吧，我明天汇报给张健参赞。

就这样，我在1986年10月—1991年2月的留学苏联期间，当了一届留苏人员总会主席。现在回想起来，我担任留苏人员总会主席期间，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教育处多位领导和老师的指导下，在全体留苏人员（包括访问学者、副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热情参与和支持下，我和几位副主席积极作为，联手俄中友协和苏联国际学生联谊会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等，举办了不少参观、访问、报告会以及联谊活动；我们还热心帮助多位遇到困难留学人员，改善了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段经历，使我得到了锻炼，丰富了经历，提高了能力，让我一生难忘。而挑上留苏人员总会主席这副担子的机会，正是高景德校长给予我的。

### 要为学生聘请最好的演讲人

为了将《高景德教育文集》出好，不久前，我有幸受邀，与几位当年跟高景德校长一起工作过的学校老领导讨论有关事宜。一位学校老领导的回忆让我印象十分深刻。这位老领导回忆起当年有这样一件事儿。改革开放初期，受西方民主政治

思潮的影响，一些学生盲目追求、羡慕西方的所谓民主和自由，校学生会某社团组织的某些小干部受到蛊惑和片面影响后，极力想邀请方励之等所谓的自由民主战士，来学校给学生作演讲报告。为此，某位学生小干部来到校领导办公场所即工字厅，对着当时学生系统的校党委干部们拍桌子、瞪眼睛，大发雷霆地叫喊着：学校若不批准这样的演讲人进学校来给学生作报告，就是对自由、民主的压制，就是在损害学生们的权益，就是对学生组织的蔑视，等等。就在这位学生小干部不听劝阻，在工字厅大吵大闹时，高景德校长进来了。他听了这位学生小干部的具体诉求后，心平气和且明确地告诉他：学生搞讲座、搞活动，学校总体上是支持的，但是，学校要对广大的学生负责，学校要为广大学生邀请最好的演讲人，但不是你现在想要邀请的这位。高景德校长简明、郑重的答复，表明了学校的立场和决定。说完后，高校长对在场的领导、老师和学生们说，自己正有急事需要尽快处理，然后离开了工字厅。那个学生小干部见到高景德校长亲自出面，并如此郑重、明确地给予了回复，也就没有了再大喊大叫的劲头，不一会儿，也就离开了。以这位和另外几位学校老领导的印象，高景德校长在位时，十分注意发挥学校各职能部门分管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作用，从未采取万事俱细的管法；他就是紧抓国家拨乱反正后学校如何能尽快恢复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秩序的大事儿。当时，高校长积极主张清华的研究生教育要尽快上档次；他治理学校，就是抓学校的课程教学改革，抓教学、人才培养与科研的互促，抓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不出偏差。

## 与高景德先生和大教授们 一起参加校党代会

1991年初，我在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就回到了清华电机系工作。不久后，我被推举为系里的党代会代表，参加了当时召开的学校党代会。校党代会的一些分组讨论是在系里进行的。我清楚地记得，已从校长位置退下来、时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高景德先生，由于是我们电机系的教授，于是开分组会时，他就回到电机系来参加学习讨论。现在我还留有的印象是，那届党代会的电机系党代表中，除高景德先生外，还有王先冲先生和陈丕璋先生等大教授。开会讨论相关问题时，高景德先生和几位老先生们发言最踊跃，总有说不完的想法、看法和观点；但谈到“反右”“文革”“文革”期间到江西鲤鱼洲下放改造等，他们却都是很释然的，没有冤屈、愤然的状态和表现，好像他们早已把问题都看得很透彻了。他们非常珍惜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给国家带来的可喜变化，都希望能将搞政治运动浪费的时间、造成的损失赶紧追回来，补救回来。他们的发言，使我以及在座的中青年党员教师代表们都感受到，跟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能学到很多东西；而最让我感受至深的，还是他们的豁达和心胸开阔，是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

今天，当我跟多位曾与高景德校长共过事的清华老领导共同缅怀他时，高景德校长当年留给我的和蔼、朴素、厚重的印象，又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高景德校长不仅给了我成长锻炼的良机，还让我在如何做一位合格的高校教师、高校管理者上受益良多。

2021年10月28日